# 严嵩反败为胜,扳倒了夏言

12

苦乡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嘉靖皇帝是明代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有人把他排在明太祖朱元璋之后,称他是明代第二位有作为的皇帝,有人却说他是昏君、暴君。严嵩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后世文人把他描写得一无是处,但几百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质疑,说他不是奸臣。这对是非君臣到底是怎么回事?严嵩何以成了臭名昭著的奸臣?按徐阶给严嵩罗织的罪行,杀十次头都不为过,为何他仅仅只是被削职回家?严嵩死后半年嘉靖皇帝才知道,随后他就误食丹药而亡,这么巧?

[上期回顾]

严嵩到广东处置乡试舞弊的贪官,处置了一个夏言的门生,激怒了夏言。

历史传记

嘉靖十七年(1538年),当了三年名义首辅的李时终于按正部级的待遇告老还乡了,夏言成为真正的首辅,是年五十八岁。

明朝自朱元璋建国起,就外夷倭寇骚扰不断。由于语言不通,交涉有障碍,使矛盾越来越激化。夏言根据大臣们的建议,向嘉靖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在国子监开设译字生班,选拔品学兼优者学习各国语言,以备朝廷出使和接待各国使臣时用于翻译。

嘉靖皇帝大加赞赏:“好,这个奏折上得太好了。”随即对严嵩说,“严爱卿,此乃礼部职责范围,你是礼部尚书,朕就责成你迅速筹办此事,不得延误。”夏言很郁闷,明明是自己提的建议,怎么让严嵩去办了。

译字生班实际上就是我国最早的外国语学校。这里的学生毕业后是要被吏部实职录用,分配到各个要害部门担任职务的,吃香的喝辣的自不必说,待遇也很高。所以,这件事情一公布,夏言家里立即门庭若市,求夏言推荐自己人到译字生班读书。夏言开始还在为皇帝不让自己处理译字生班的事不满,但听了大家的阿谀奉承,并且还有重礼收,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这才该收礼的收礼,该推荐的推荐,全然忘记了严嵩跟自己的矛盾。

晚上,严嵩坐在桌前写着办学方案,严世蕃递给严嵩一本花名册,说:“爹爹,这是夏言派人送来的花名册。”严嵩奇怪地问:“什么花名册?”严世蕃说:“就是推荐到太学读译字生班的人员名册。孩儿点了一下,一共是一百五十六名。”

严嵩放下笔,接过花名册翻了翻,然后丢在桌上,未置可否。严世蕃小心翼翼地问:“爹爹打算怎么处理?”严嵩说:“跟夏言打交道,后脑勺上都要多长一双眼睛。为父当然要照章办事,决不能授朝臣以把柄,从而被夏言落井下石。”严世蕃说:“爹爹所言甚是。夏言一向不把爹爹放在眼里,爹爹若再软一软,朝中就没人看得起爹爹了。”严嵩受了严世蕃的激将,情绪冲动起来。他咬牙切齿地说:“夏言狗贼,一向不把为父放在眼里。此次皇上令为父筹办,他要插手,为父偏不让他插手,看他能把为父怎样!”说着,将夏言推荐的花名册扔到了一边。

严嵩思前想后,决定还是奏请嘉靖皇帝下道圣旨,让生员凭考试成绩入学才能杜绝后患。第二天,严嵩上了一道奏折,把自己的意思说了。嘉靖皇帝立即复旨:鉴于涉及跟外国使臣甚至于出国办事,生员一定要相貌周正,太学录取生员,必须先面试,后笔试,统一由严嵩负责,任何人不得插手。

严嵩全权筹办太学,不让任何人插手,气坏了夏言,却喜坏了严世蕃。严世蕃在外面网罗狐朋狗友,吃喝嫖赌已经债台高筑了。他在激将严嵩拒绝夏言推荐的生员时,心里也早就打定了一个主意。他对管家严忠说:“你给我到外面放风,就说一个生员五百两银子,少一个子都不行。”严忠听了,吓得双腿发软,快要瘫下去了:“少爷,万万使不得呀,这要让老爷知道了,我有十个脑袋也保不住啊!弄不好就要满门抄斩!”

严世蕃嘿嘿奸笑:“谁送了银子再去告状啊!受贿有罪行贿就没有罪?他夏言凭什么一下就向我爹推荐了一百五十多名生员,你以为那些找他推荐的人都是跟他空口说白话啊?我们严府上下也是十几口子人,完全靠我和我爹的俸禄行吗?我爹又不会理财,我不操点心,你说怎么办?”严忠没办法只得答应。

太学开始招生了,夏言对严嵩不会照单全收他推荐的人早在意料之中,但严嵩对他推荐的人一个也不买账,又让他感到意外,更气了个半死。他让自己的心腹注意打听严嵩的情况。严世蕃背着他老子,明码标价勒索每个生员五百两银子,这个情况轻易就被夏言掌握了,很快就参了严嵩一本。

嘉靖看到严嵩勒索生员二十万两银子,这还了得!于是严嵩被贬官三级,到工部作为一般小吏使用。回到家里,严嵩恨不得找把刀去跟夏言拼了。严世蕃奸狡异常,他没有告诉严嵩真相,因为他知道,如果严嵩知道了真相,一定会精神崩溃,再也不会有勇气去跟夏言殊死相搏。趁着此时严嵩怨气冲天,自己再给他火上浇点油,就不怕他不赤膊上阵,跟夏言最后一拼了。严世蕃说:“既然夏言对爹爹这么无情,那么爹爹对他还顾念什么!夏言的死结就在爹爹手里攥着,爹爹只要用手轻轻一捏他就死了。”

严嵩一听,失神的眼里一下迸出了光芒:“儿啊,夏言有什么死结攥在为父手里?你快告诉为父!”严世蕃不慌不忙地说:“爹爹还记得夏言写来的那份荐书吗?太学要招三百名生员,他一下就推荐了一百五十多名。因为爹爹秉公办事断了他的财路,他才要陷害爹爹。爹爹拿着这份荐书到太后那里去告他,保证他吃不了兜着走。如果爹爹再把陆松将军和骆安都督因受不了夏言的排挤而告老还乡的事情提一提,嘿嘿!”

严世蕃的话,让严嵩醍醐灌顶。蒋太后听了严嵩一番哭诉后,怒发冲冠:“岂有此理!你今天不说,我还不知道他们竟把我兴王府的旧人欺负成了这种样子!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陆松、骆安等人干得好好的,怎么就突然硬要辞官归养,原来是他们在从中捣鬼啊!”然后愤怒地命令一个宫女:“去,让皇上马上到我这里来!”

嘉靖皇帝赶紧赶到蒋太后宫。当他看见站在一旁的严嵩时,心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厌恶地对严嵩说:“严嵩,太后面前你休要胡说八道,朝廷上那么多大臣指证你,还有十个老百姓做了证人,难道朕冤枉了你不成!”蒋太后早就忍不住了,愤怒地说:“别说了,你把这份名单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

嘉靖皇帝捡起那份荐书,扫了一眼,脸色非常难看,终于感到事态严重。他让锦衣卫都指挥陆炳迅速查清三件事:一、荐书上的名单是否真实,他们都是什么人?二、太学的招生情况。三、那十个老百姓的供词是否真实?仅仅两天时间,陆炳就向嘉靖皇帝复旨:一、荐书上的名单个个真实,相当一部分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二、太学招生随便报名,通过笔试、面试,择优录取,有试卷为证。夏言推荐的人中有少数录取,但不是夏言推荐之力。三、提供严嵩索贿供词的十个老百姓,一半去向不明,一半说是夏言逼着他们这么写的。

严世蕃索贿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陆炳这样回禀嘉靖皇帝是不是在徇私呢?不是,因为陆炳在仓促之间也难以了解到实情。对于交了银子的人来说:追究起来,到底是人家索贿还是自己行贿,肯定还是两说。所以,夏言派人去了解,谁都不承认。到后来陆炳派人去调查,大家要么回避,要么还是不承认,问到那张供词是怎么回事,他们都说是夏言逼的。

严世蕃从陆炳那里得知了情况,立即协助严嵩反诉夏言,列举了他的七八条罪状。嘉靖皇帝对夏言诬陷大臣的事情本来已经非常气愤,看了严嵩的反诉状,一怒之下罢了夏言的首辅相位。夏言被罢相,限期离开京城。其他相关人员均受到了严厉的制裁。严嵩被恢复一品衔,晋升为六卿之首——吏部尚书,入阁。

# 旬旬的妹妹想起了池澄是谁

9

辛夷坞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赵旬旬想要的婚姻,是一座围城,哪怕没有激情,却有她最渴望的安稳。但她没想到,自从遇到池澄,曾一心一意皈依的人间烟火不过是泡影,幻城摇摇欲坠。带着爱与恨归来,池澄绞尽脑汁地算计,让赵旬旬失去了所有的退路,只是因为,那条唯一的退路,就在他的怀中。他是带给她毁灭的风浪,也是她无法抗拒的青春狂澜。当失去了最后一滴水,沙漠里的浮城,是否也能成为最终的归宿?

[上期回顾]

这天旬旬回家,看到母亲艳丽姐和池澄的表舅好上了,而且艳丽姐正拿她的猫出气,旬旬看不过去就和母亲吵了一架,并气得离家出走,跑到池澄那里去了。

都市情感

晚上,旬旬住在池澄家的客房。起初他死活强调说客房从未住过人,早积了一层灰,硬是跷着二郎腿在客厅看着旬旬忙里忙外地做清洁。继而他又口口声声说自己家的被子只此一床绝无分号,半夜里把她冻死了概不负责,直到旬旬自己从衣柜里找出一床毯子,当着他的面关上了门。他竟还没放弃,隔着门软磨硬泡,威逼利诱无所不用,死缠滥打的劲头让旬旬叹服不已。

旬旬开始觉得好笑,后来就变成了无奈。这就是年轻的好处,能够不管不顾地缠着你,一根筋地凭着冲动就是不肯撒手。就好像青葱年代女生宿舍楼下的执拗男孩,我就是要等到你,看你来不来,来不来,不来也得来……凭良心说,这对于习惯了按部就班的女人来说,不可谓没有杀伤力。旬旬靠在床头想,如果她再年轻几岁,如果她不是一个过分谨慎的人,说不定早已禁受不住就打开了门投入他的怀抱。可现实是她心中太过明白,男女之间有时候就如同一场博弈,沉不住气,就会满盘皆输。

最后估计他也累了,无计可施之下郁闷地来了一句:“赵旬旬,你真的铁了心不开门是吧?”旬旬苦笑,抱着头,回道:“你再这样我真没法呆下去了。”她话音刚落,不想却听到钥匙转动的声音。她吃了一惊,还没回过神来,池澄已经推开门站在门后。“你干什么……”旬旬不自觉地往后缩了缩。他把手里抱着的被子没头没脑地扔到客房的小床上,旬旬腿上原本盖着的毛毯被用力抽走。“算你狠。被子给你,免得说我一开始就虐待你。”池澄恶狠狠地说。

第二天上班,旬旬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旬旬看了看来电记录,是曾毓。本想打过去,电话又在手心振动了起来,不是曾毓,而是她本以为不会再有交集的谢凭宁。旬旬问他有什么事,谢凭宁反问:“我们真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没有事,你就再也不想听到我的声音?”

旬旬说:“但我猜你还是有事。你不是那样无聊的人。”“这算是夸我吗?”谢凭宁苦笑,静了一会儿,问道,“旬旬,你现在真的和池澄在一起了?”“你想说什么?”旬旬走出办公室,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听电话。

“说句不当说的话,池澄这个人我总觉得透着古怪。你别误会,我不是故意在你面前中伤他。老实说,看到你们在一起,我有些失落,可能我是个自私的人,但既然都走到了这一步,我也是真心实意地希望你好。”“凭宁,你没必要说这些的。”

“我和佳荃还在一起的时候,她对我说起过一些池澄的事。原来从他们认识到成为男女朋友一块儿回来也不过是一个多月的时间,更不是什么正经渠道认识的。佳荃爱玩,她说那天心情很糟,和朋友一块去泡夜店,喝了不少酒。当时池澄坐在邻桌,佳荃的女友看上他,邀他过去喝几杯,没想到池澄竟然对佳荃表示好感,当天留下联系方式,没过多久就主动打电话约她吃饭。他条件是不错,所以佳荃也很动心,开始还以为他只是玩玩,没想到后来开玩笑说结婚,池澄居然也不反对。那时她还以为自己真交了好运,就一心一意跟他好,这次回来也是因为池澄打算到这边发展,佳荃才一道陪着。没想到后来他说变脸就变脸,搞出那些事,现在又把你牵扯进来。”

隔了好一会儿旬旬才说道:“你的意思是说,池澄同时拆散了你的婚姻和爱情?你和邵佳荃就一点儿问题都没有?”谢凭宁语塞,过了一会儿又说道:“我不是那个意思。就像我以前说的,离婚大家都有错,可没有池澄,我们未必会走到这一步。”“你刚才说邵佳荃遇到池澄的时候心情很糟,她告诉过你是为什么事不开心吗?”

“嗯,她说过。那时姥姥八十大寿,她打了个电话来问候,碰巧被我接了电话,和她多说了几句。我妈在旁边听见了,没过多久就托人给她带了一包家乡特产,说是让她留个念想,里面有很多家里人的照片,还有我们俩的结婚照。她是个直性子,虽然早就知道我结了婚,但我妈到现在还那么防着她,赤裸裸地把那些照片摆到她面前,她的确有些受不了……”

“你是说,她遇见池澄那天,有可能带着我和你的照片?”旬旬心里咯噔一声。“是有这个可能,什么?难道……”旬旬飞快打断,“你别乱猜疑。我什么都没说。”“旬旬,我劝你还是留个心眼,趁早离开他。他不是那种可以终身依靠的人。”“谢谢你的忠告。”旬旬心不在焉地说道。

她愣愣地伸出手,贴在大厦的落地玻璃墙上,三十三层的高度,整个城市和半边染色的天空都仿佛被笼罩在手心。她搜肠刮肚地想,可越想越迷茫。池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又为什么而来?旬旬仿佛置身于一片浓雾之中。

回到池澄的住处,旬旬随便给自己泡了碗面。快到晚上十点,池澄还没有回来。旬旬打算去睡了,却意外地又接到曾毓的来电,说自己在某某KTV,让她赶紧带着钱来江湖救急。找到曾毓的时候,她正靠在沙发上不省人事,旁边站着个一脸无奈的侍应生。旬旬一问之下才知道,曾毓和几个朋友来唱歌,埋单的时候大家都走了,只剩下她一个人烂醉如泥地被扣了下来。

旬旬想起了池澄,心中一动,也翻出自己的电话。果然,那上面已有四个未接电话,除了一个来自艳丽姐,其余都是池澄打来的。旬旬给他打了回去,好像才响了那么一声,就听见池澄大声道:“原来你还活着啊?”

旬旬哭笑不得地向他说清楚缘由,他这才口气缓和了些,一听她还和曾毓在KTV里,当即表示自己过来接她。旬旬本想说不用了,但考虑到曾毓现在半醉半醒的状态,想了想,还是决定不能死要面子。

池澄路上用的时间并不长,一见到旬旬就埋怨道:“我回家不见你,打电话又没人接,还以为出了什么事。特意去了一趟你妈家,又扑了个空。原来你在这儿快活。”他还是旬旬印象中的那个池澄,没有任何偏差,但谢凭宁的话犹在耳边,让旬旬一再怀疑自己的判断。“你干吗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池澄狐疑地问,“难道是小别胜新婚?”

池澄将曾毓从沙发上拉起来,这一下力道不小,曾毓跌跌撞撞,险些扑倒在茶几上,幸好旬旬及时将她抱住。她在池澄和旬旬一左一右的搀扶下出了包厢,到了池澄的车边,刚拉开后排的车门,冷风一吹,她再次显出了几分清醒,一只手撑在车窗上,茫然地环顾四周,问:“我们这是去哪儿?”

旬旬安慰道:“你上车,我们送你回去。”曾毓的视线不经意扫到了池澄,眨了眨眼睛,夸张地换着角度打量他,忽然伸出手指着池澄的脸,叫了一声:“哦!我想起你是谁了!”旬旬和池澄都是一愣。

“什么?”旬旬撑着曾毓胳膊的手不经意收紧。曾毓指着池澄,点着头说道:“你是……×你大爷!”然后就昏睡过去了。

“她喝多了,你别介意。”旬旬面红耳赤地向池澄解释。她也不知道自诩新时代精英的曾毓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指着别人鼻子爆粗口。池澄掉头也上了车,咬牙道:“她要是敢吐我车上,我就把刚才那句话还给她!”